



我没有养过猫狗,因为我一直觉得自然界的生物都应该属于大自然。除了家禽、家畜外,我对豢养野生小动物,都有一种抵触和排斥,怕给不了那些小生命一个安稳的家。但我从小就没离开过小动物,小时候捉蚂蚱、逗蝓蚰、套知了,总觉得它们与天地自然相融。所以现在每每见着街头巷尾那些自生自灭的小生命,心里便会产生一些怜惜。

记得小时候在姥姥家,屋后的胡同里常常有一只黄白相间的猫出没,它瘦得可怜,皮毛稀疏,显得腿很长,有一双异乎寻常的眼睛,很圆很亮,看人时带着三分戒备、七分傲气。我有时吃红薯或者馒头时看到它,就随手甩给它一块。它防备心很强,起初不肯靠近,只是远远地望着,待我走开,才缓慢地走到食物前,叼了便跑。日子久了,可能觉得跟我熟悉了,胆子便大了一些。每当我走到胡同口,它便从角落钻出来,也不叫唤,只是蹲坐在三五步之外,静静地等待着。姥姥对我说:“猫没良心,养不熟。你想喂就喂吧,对它尽一份心就是了。”后来那只猫竟养了三四只小猫来,毛色各异。小猫们不像母猫那样对外界那么警惕,常常吃着吃着便打闹起来,把馒头屑弄得满脸都是。我站在一旁看着,小猫们也不怕我,许许是它们没有受到过伤害,觉得谁都是好人。

我住的的小区紧靠石家庄裕西公园,公园的湖边有一片竹林,竹子长得特别茂密,挤在公园东北角,密密匝匝的,风一吹,竹叶就会发出飒飒的响声。南方的植物能够在北方生长得如此繁茂,也真是一个奇迹,那里也因此成了十几只猫的聚居地和栖身之所。公园里游人多,总有人去追赶他们,那些猫被吓得四散而逃,但去而复返,一会儿便又聚拢回了竹林,仿佛在与人们玩捉迷藏。

我有个习惯,早中晚都要出去散步,尤其是星期天,小孙子布丁不上幼儿园的时候,我便会带他一起来到竹林旁。渐渐地,我们便与几只猫相熟了。那些猫似乎能够辨认出我们的脚步声,人还没到,竹林深处就有了动静,几双晶莹的眼睛在暗处亮起来。有一只白色的猫,眼睛在暗处发出琥珀色的光芒;还有一只灰白相间的,总是独自趴在竹林的一只木箱顶上;另外还有一只黄猫,断了半截尾巴,见了人最是亲热,总是冲人讨好般地“喵喵”叫着。后来我发现,猫的性格也分外向和内向,吃相也大不相同。黑猫最为谨慎,一定要等人走近十步之后,才肯上前进食,还不时抬头四顾,仿佛随时要准备逃走。灰白猫则颇有贵族气质,纵然饥饿,也是慢条斯理,一点儿一点儿地嚼,偶尔还要停下来舔舔爪儿。唯有那断尾的黄猫,吃得狼吞虎咽,像是怕被抢食,又像是经历了长久的饥饿,对食物有

江南小城,桂花飘香。满城花香,如同温柔的拥抱,把整座城揽入怀中。

林修第一次见到苏瑶,就是在这桂花飘香的季节。那时他刚刚辞去上海的工作,回到家乡创业,带着全部积蓄和一本写满构思的笔记本,却找不到合适的合作伙伴。朋友介绍了一位女孩,说是在文创设计方面很有天赋。

见面地点定在老城区的桂花公园。林修提前半小时就到了,在一棵开得最茂盛的桂花树下长的长椅上坐下。阳光透过枝叶缝隙,在他深蓝色的衬衫上洒下斑驳的光点。

“请问是林修吗?”

他抬起头,看见一个穿着米白色针织衫的女孩站在面前,手里捧着一个素描本。她亭亭玉立,一双大眼睛异常明亮。

“我是苏瑶。”她微笑时,嘴角露出两个浅浅的梨窝。

那天他们聊了三个多小时。苏瑶刚从美术学院毕业半年,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,渴望创作更有生命力的作品。她翻开素描本,里面全是桂花为灵感的设计图案,有茶具、书签、丝巾,还有香水瓶。

“你看,桂花这么小,却能香透整座城。”她指着画稿说,“我想做这样的设计,不浮华,不张扬,却充满力量。”

林修被眼前这个女孩打动了,不是因为她的相貌,而是因为她的才华,还有说话时眼里闪烁的光芒。

“不如我们一起创业吧,做一个以桂花为主题的文创品牌。”他异常喜悦。

创业初期,他们租下一间老房子做工作室,推开窗就是一片桂花树。林修负责市场和运营,苏瑶负责创作和设计。白天他们讨论产品规划,晚上一起加班到深夜。工作室里堆满了桂花相关的物件,有桂花香的蜡烛,有桂花图案的窗帘,甚至食品柜里也塞满了桂花糕和桂花蜜。

第二年秋天,他们的第一批产品——以桂花为主题的茶具上市,包装盒上全是苏瑶手绘的桂花图案,淡淡的金色在白色底上优雅绽放。产品刚一推出,就在当地引起不小的反响,订单纷纷而来。

那天晚上,他们坐在工作室外的桂花树下庆祝。苏瑶带来了自家酿的桂花酒,两人一杯接一杯地对饮。

“你知道吗?”林修有些微醺,望着头顶的桂花,“我小时候常来这里,总觉得桂花香有种魔力,能让人忘记烦恼。”

苏瑶轻轻一笑:“我也是。大学时每次想家,就会梦到这里的桂花香。”

月光如水,洒在苏瑶的脸上,她的眼睛比星空还亮。林修慢慢靠近,在她额头上轻轻一吻。苏瑶没有躲闪,反而把头靠在他的肩上。

那一刻,不需多言,一切都是如此美好。

然而好景不长,到了第三年秋天,一场危机悄然而至。

他们最大的一批订单出现质量问题,代工厂偷工减料,茶杯上的金边在使用后不久就开始脱落褪色。客户投诉如潮水般涌来,退货堆满了半个仓库。

紧接着,一家大型文创公司推出了类似的产品,价格更低,宣传更猛。小工作室的订单量骤减,资金链开始紧张。最致命

种近乎虔诚的渴望。后来,不知是哪只猫又生了一群小猫,布丁最喜欢其中一只小黑猫。那只猫通身黑色,一根杂色的毛都没有,眼睛蓝蓝的,特别有神。看到布丁,小黑猫便跑过来,在布丁的脚下跳来跳去,布丁给他起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“蓝光”。我问他为什么叫“蓝光”,他说:“因为这只小猫的眼睛就像蓝蓝的天空和蓝色的海水。”

这样一直持续了几个月,布丁不去幼儿园时,便经常跟我一起到这里来,陪竹林里的小猫玩一会儿。一个星期天的早晨,布丁和我拿着一块吃剩下的牛肉来投喂那群小

寻猫记



郁葱

猫,却发现“蓝光”不见了。布丁很着急,问我“蓝光”去哪里了,我也纳闷,对他说:“总在附近打扫卫生的爷爷应该知道,你去去问问他。”布丁赶紧跑到清洁员爷爷面前:“爷爷,您知道有一只黑色的小猫去哪儿了吗?”清洁员爷爷想了想说:“上个星期天下午来了几个女学生,她们说喜欢小猫,可能把那只小猫抱走了。”布丁听到以后很焦急,他赶忙问道:“是哪个学校的姐姐?”清洁员爷爷摇了摇头:“这还真不知道,附近有好几所学校,上个星期天看她们把那只黑猫装进了一个书包里。”回到家,布丁显得很失落。我安慰他:“你放心,姐姐们是因为喜欢才带走了它,会好好对它的。再说,有人照顾总比在野外饥一顿饱一顿要好。”

等到再去那片竹林时,布丁总是呆呆地望着里面,虽然他没再提起过“蓝光”,但我知道,他一定在想那个曾经的玩伴。让人惊喜的是,几个月后,一个秋天的早晨,“蓝光”竟然又出现在了那群猫中间。一开始,我和布丁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:它的毛依然黧黑,没有一根杂色,眼睛依然蓝蓝的,只是少了些光泽和生气。它稍微胖了些,显得很慵懒、迟钝。布丁异常开心地叫了起来:“没错,就是‘蓝光’!”从那以后,我跟布丁再去公园散步时,便刻意走到竹林旁边,看一看“蓝光”和它的同伴们,给它们送一些食食。但之后我们发现“蓝光”有很大的变化,它好像不再是当初那只完全适应野外生活的调皮稚气的“蓝光”了,眼神中时常带着困惑与恐惧。公园里的猫一般运动量比较大,大都很清瘦,动作敏捷、轻盈。而“蓝光”胖胖的,在那群猫里显得臃肿而笨拙。清洁员爷爷对布丁说:“它

的一击来自投资人的突然撤资。原本答应注资的李总在签约前临时变卦,转而投资给那个竞争对手。

“我们被算计了。”林修挂掉电话,脸色苍白地告诉苏瑶,“李总怕是早就计划好要拿走我们的创意,交给大公司去做。”

一时间,工作室陷入绝境,租金、工资、材料费,每一项开支都压得他们喘不过气。“要不,我们放弃吧。”一个雨夜,林修终于开口,“这样下去,公司恐怕撑不了太久了。”

苏瑶静静地看着他,然后走到窗边推开窗户。雨后的空气清新,远处飘来若有似无的桂花香,那是去年留下的干桂花香囊的香气。

“桂花之所以香,”她轻声说,“是因为它经历了春夏两季和秋天的寒露,才能绽放出这样的芬芳。我们的梦想和努力,难道还比不上一朵花吗?”

林修抬起头,眼中有了久违的光亮。

之后,他们重整旗鼓,苏瑶设计了一套全新的“桂花故事”系列,每一个产品都配有一张小卡片,讲述一个与桂花相关的温情故事;林修则转变销售策略,放弃与大公司的正面竞争,转而深耕小众市场,讲述他们的创业故事和设计理念。资金不够,他们就自己动手包装发货;没人手,就动员亲朋好友帮忙。最艰难的时候,两人连续吃了一个月的泡面,但谁也没再提及放弃二字。

转机来自一篇网络文章。一位知名博主偶然买到他们的产品,被背后的故事感动,写了一篇长文介绍这个“桂花树下的爱情与梦想”。文章迅速走红,订单量猛增。更令人惊喜的是,一位新加坡客商看到文章后专门飞来考察,当场签下大额订单,还帮他们打开了东南亚的市场。

危机过后,工作室焕发新生,团队也扩充了人手,但窗外的桂花树依然如故。

第五年秋天,林修和苏瑶回到最初相识时的那棵桂花树下。金桂开得正艳,微风掠过,落花如雨。

林修单膝跪地,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。打开一看,里面不是钻戒,而是一条精致的项链。“这五年来,我们经历了太多。”林修的声音有些颤抖,“我知道未来还会有风雨,但我想和你一起面对。你愿意嫁给我吗?”

苏瑶泪如雨下,不是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求婚,而是因为项链上的那枚桂花吊坠。那是她最早的设计之一,当时只是随手画在素描本上,从未制成实物。

“你是怎么找到这个设计的?”

“我偷偷保存了你的素描本复印件。”林修微笑,“这些年,你所有的设计稿,我都留着。”

苏瑶伸出颤抖的手,让林修为她戴上项链,然后拉起他,两人在桂花树下久立相拥。

婚礼就在桂花公园举行,简单而温馨。宾客们收到的不是普通的喜糖,而是小巧的桂花香囊和定制书签。

“你知道吗?”新婚之夜,苏瑶靠在林修肩上说,“我们在一起的日子,彼此最感恩的不是成功,而是那段最艰难的时光。它让我们知道,彼此有多么重要。”

林修轻抚她的头发:“就像桂花,经历风雨,香气才更加醇厚。”

窗外,月光如水,桂花香弥漫在空气中,温柔地包裹着整座城市。他们的故事,就像这桂花香气,不张扬,却有力量,经年累月,愈发芬芳。

多年后,当他们的白发渐渐取代青丝,每当秋天来临,他们仍会回到那棵桂花树下,回忆那段始于桂花香的爱情与梦想。

被学生们养了大半年,等到她们毕业时就把猫送回来了。”那天,几个孩子把猫抱回来的时候,清洁员爷爷看到她们把猫放回竹林时,依旧恋恋不舍。能想象出来,“蓝光”一定对它的出生地既熟悉又陌生,眼神中有几分茫然和恐惧,不知所措地望着远去的学生,大半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依赖和信任好像在那个瞬间荡然无存。它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“家”和爱它的主人会突然消失。从那以后,“蓝光”总是躲躲藏藏,也不与原来的同伴们争抢吃喝,很快就瘦了下来,经常常见它蜷缩在那群猫身后,状态萎靡,身体越来越虚弱。

看着它越来越瘦的模样,布丁想了个办法:“我直接把吃的喂给它。”于是他拿起一块肉,一下子扔到“蓝光”面前,特别的猫转过身来的时候,那块肉已经在“蓝光”的嘴边了。只见它把肉叼到嘴里,吃完以后,还眼巴巴地朝布丁这边望,像是还在盼着什么,布丁就又扔给它一块。时间长了,它黧黑的毛又顺滑了起来,而且油光锃亮,眼睛也更有神了。

一年之后,“蓝光”如同我小时候在姥姥家见到的那只猫一样,竟然也生了一群小猫,有黑色的,有黑黄相间的,也有黄白相间的。布丁又给那些小猫起了名字,“马可菠萝”“马可香蕉”……那群小猫有的眼睛是蓝色的,有的是幽绿的,我和布丁总能看到“蓝光”带着那群孩子在竹林里嬉戏玩耍。“蓝光”的性格也有了改变,它好像知道自己有了做母亲的责任,一旦有人靠近就会非常警惕,用不信任的眼神瞪着来人,把自己的孩子护在身后,随时防备可能出现的危险。布丁给它们投喂食物的时候,“蓝光”总是先叼起来,轻轻转过身,放到小猫的嘴边,然后蹲在那里默默地看着那群小猫围着食物蹦来蹦去,仿佛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模样。那时候我觉得它又重新融入了大自然,融入了同伴,又变回了最初的“蓝光”。

生命来来往往,本就很寻常。这些小生命,并不属于任何人,我们只是偶然相遇,共度了一些寂静的时光。如今布丁和我依旧日常去喂那群猫,一有食物,那些毛茸茸的身影便从各个角落出现。我们彼此保持着适当的距离,既不亲近到成为负担,也不会刻意疏远。猫儿们吃饱了,各自隐入夜色。世间的人以及其他生命都是如此,各有各的悲欢,各有各的归途。

沧桑阅尽,繁花依旧。动植物生活在天地间,冷而蛰居,暖遂萌动,自在入红尘,清静伴日月,不谙尘世喧嚣。动植物之心,良善、清朗又纯粹。如此,就尽是鸟语花香,似是草长莺飞。是啊,大自然以及那些看似微小的生命从未真正被驯服,它们只是无声无息地存在于我们身边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为缅怀革命峥嵘岁月,铭记红色光辉历程,更好地弘扬和传承长征精神,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即日起将开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征稿活动,面向全国文学爱好者征集优秀作品,在“文艺周刊”上集中刊登。

具体要求如下:

一、紧扣主题,立足历史与当下,挖掘长征路上的英雄故事、感人瞬间,诠释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。要求思想健康、内容充实、积极向上,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和艺术感染力。

1

听一列火车隆隆而过,年轻时未曾深想,这金属的脉动,便是时间长河在尘世激荡出的巨大回声。

那年,我带着两个孩子,从杭州到北京,又从北京折返,一趟是飞驰的动车,一趟是摇晃的软卧。我左手一个包,右手也是一个包,孩子们的手里是一个小鼹鼠玩偶和一个奥运娃娃。在车轮与铁轨的对话声中,我们走了一程又一程。

我人生中第一次坐火车是在四岁那年。奶奶,一个十指皆是“簸箕”纹路的女人(老话说“十个簸箕满天生”,似乎预示着她一生漂泊的命运),牵着我去了她的老家东阳。我仿佛看到了自己扎着冲天辫,穿着小碎花上衣的样子。回来后,母亲问我火车是什么样的,我嘟囔道:“咔嚓咔嚓,轰隆轰隆——”这原始而宏大的节奏,从此便藏进了我的记忆深处。

奶奶的人生之路,布满荆棘与尘埃,却被她硬生生开出了一条生路。她十四岁远离亲人来到异地,成了童养媳,爷爷对她不好,非打即骂,三十六岁她离家到杭州谋生,直到父亲成家了才返乡。这一去一回,在苒二十年的,她的人生,就像一趟漫长而孤独的列车。

相比之下,我的旅途平坦得多,但车轮之下,那独行于天地间的苍茫之感,却始终萦绕心头。如果不是有人提起坐火车的话题,我还没有意识到,自己不坐火车已经很久了。

记忆里,在一轮血红色的夕阳下,北京火车站那巨大的时钟沉默着。营业员说几天后的票都卖完了,广场上,却不断有票贩子来兜售,价格涨到原价的两倍以上。我小心谨慎地在陌生的广场上穿行,唯恐一不小心掉进哪个陷阱里去。犹豫了半个多小时,我最后还是放弃了坐长途汽车的念头,硬着头皮跟票贩子取了票,挤上了车。上火车的那一刻,我忽然被一种莫名的情绪裹挟,眼泪一下涌出眼眶。

后来坐坐火车,我都是委托旅行社公司提前买票。有一回,出门前心里就很不踏实,直到发现自己去错了火车站。

两站之间有一趟直达的大巴车,下雨天又遇到下班高峰,我在大巴车里被困了一个小时。当我提着行李深一脚浅一脚地飞奔进站时,工作人员连忙把我拽进通道。走了一段,才看到火车已经等在那里了,在雨里静默着,好像只为了等待迷途的我。我恍

蓟运河畔,朝霞初露,芦台大集已是人声鼎沸,近千个摊位依次铺开,赶集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,拥有460多年历史的芦台大集,承载着小城芦台的繁华与变迁,已入选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。

小城不大,却充满烟火气,依傍着从北京蜿蜒而来的蓟运河,滔滔河水奔流不息,如一曲绵长悠远的老歌。现如今,蓟运河将小城一分为二,南岸是老城,北岸是新城。蓟运河穿城而过,经天津滨海新区。这座小城历经千年沧桑,在岁月的长河里起伏伏,在每一个时间的节点都熠熠生辉。全国小城多,古镇多,但这里尤为安静、宜居。

芦台是天津市宁河区政府所在地,古称“京东巨镇”,相传唐太宗李世民曾率军在此驻扎,因“芦苇之上观防台”而得名。近代因唐胥铁路延伸(1887年通车至芦台)及盐业、农业发展而兴盛。而蓟运河与小城一样古老,拥有千年漕运历史,明清时,蓟运河百舸争流,千帆云集,芦台的漕运码头人头攒动,如今,蓟运河静卧在小城,仿佛诉说着曾经的繁荣与变迁。

我出生在小城北以北240公里处的北大洼,那里曾是荒地,虽沟壑众多,但土地贫瘠。我是读高中时才来到小城,那时,还没有蓟运河北岸的新城,古朴的建筑和幽深的小巷是这里留给我最初的印象。沿街的叫卖声此起彼伏,出门就能买到生活所需的东。孩子们最喜欢卖泥人的货郎,铁丝编成的筐篋,一眼就能看到里面的货物,口哨、不倒翁、玻璃球、泥印子,随你挑选,看的人多,买的人少,但还

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征稿启事

二、体裁: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均可。小说7000字以内,散文5000字以内,诗歌100行以内。

三、来稿须为原创首发,严禁抄袭、剽窃,杜绝人工智能生成稿件。

征稿时间:即日起至10月底。

投稿邮箱:wyzkzhuannan@163.com。邮件标题请注明“长征征稿”字样及作品题目、体裁及字数等信息(例:长征征稿《雪山行》+散文+3000字)。

作品全文粘贴于邮件正文处,并以附件形式上传Word文档,文末请附作者详细个人信息。

2

某个冬日的午后,紧赶慢赶去开会,却来早了足足半个小时。

索性在旁边的公园驻足。伴着湖光山色,上了年岁的几对男女跳起了交谊舞,我的脚步也一下子慢了下来。不忍

时间的断桥



叶书见

辜负这淡淡的光与片刻宁静,我便信步向不远处的断桥走去。

游人如织,画舫轻摇。冬日的西子湖水波不兴,一片静谧。远山,塔影,绿杨,白堤。荷塘的枯枝和萧瑟的法国梧桐几乎融为一体。

其实,我是这一带的常客了。这段路属于北山街,文化底蕴深厚,有许多民国时期的建筑,被称为“没有围墙的博物馆”。北侧是宝石山,山顶矗立着保俶塔,“纯真年代”书吧就在半山腰上。我可以在山、塔、寺、湖之间徜徉数日而不觉厌倦。若有外地友人来杭,我就带他们一起来这里,会会我们共同的精神密友。

下了断桥,湖边有一张空空的木椅,无遮无拦,仿佛是为而我留的。我把头埋进衣服的领子里,闭上眼睛。

去年陪父母游西湖,父亲指着“断桥残雪”碑亭边的一幢建筑,说当年你奶奶就住在这户人家做工。他在地读时,放了暑假也来这里住过几次。东家是个大人物,一家人都很和气。我当时有些吃惊,没想到让我一见倾心的北山街,还与我有着这样的渊源,且我九岁那年跟奶奶游杭州时,访旧知,在这房子里已经住过一晚了。

奶奶的人生颇多传奇,每逢忆苦思甜,常用“当年,你们爸爸要是肯听我话……”

为开头,这也许是一条让人羡慕的坦途,但若真是那样,就不会有我们姐妹几个来到世上。

住在西湖边总是好的,可以把自己整个儿泡进去,呼吸文化山水的气

是热闹非凡。

有一次,我和高中同学赶芦台大集,大集就在老城的商业道,再从商业道的最南头,拐到朝阳路,呈“丁”字形,摊位摆在道路两旁,各乡镇的人们都聚拢来,人声鼎沸。赶集时一定要买东西,当地人也把赶集叫“逛集”,就图个乐和。

如今的大集有了自己专属的地域,

小城芦台



李晓楠

紧邻蓟河北岸,铺展在几条街上,仿古的店铺与挂着老式招牌的摊位彼此呼应,这里不仅有当地小吃,还有周边县市,甚至东北的特色美食,还能看大戏,赶上重要节日,会有一整天的演出,用老百姓的话说,真是“啥都有”。从市区到芦台大集,只需花一元钱坐公交车,就连在天津留学的外国人也经常光顾。

说起小城,本地的一个姑娘罗兰远赴台湾,她曾说,她的家就在蓟运河畔,是一处深宅大院,那里留下了她很多的回忆。后来,她五次回家乡芦台,都要站在蓟运河畔,远眺蜿蜒的河水,伸向大海。这份远走他乡的惆怅,被她落笔成文,写成自传体三部曲《岁月沉沙》,第一部就是《蓟运河畔》。这座小城没有辜负远方亲人的牵挂,日新月异的变化挂在老百姓的脸

息。有朋友在附近工作,常在朋友圈发一些西湖美景,她已经在享受恬淡的中年人生,而我还在为数不清的琐事奔忙。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碰到的,因为她在午后出来散步,然而以我们迥异的步调,恐怕又很难相遇。

在孤独的行走中,我常常会感觉自己是一棵树,在移动中寻找玫瑰的芬芳。那天,天还没亮,我从入住的望湖宾馆出发,步行到北山街。黑黢黢的山影,沿路有灯光,已经有锻炼的人从宝石山上下来。站在保俶塔边远眺,隐约可见

一线白堤通往平湖秋月与孤山,星星与灯光映照,一片静寂。书吧门前灯火如昼,文学活动海报上是一场跨语言文学对话分享,四国作家聊眼中的故土与写作,寻找跨越文化的情感共鸣。我趴在窗玻璃上,想借着灯光看一下里面的情形,却只看见几片模糊的书影。

这么淡的光,这么短的流年,不去想了,只愿就这么慵懒地、无所用心地、埋头、眯眼,忘却一切,甚至把“忘却一切”四个字,也一起忘掉。

可声音还是从耳朵两边飘进来。小伢儿在说:“爸爸,有只大鸟。”爸爸说:“不是大鸟,是风筝。”小伢儿说:“爸爸,我也要放风筝。”又有年轻的声音从另一边传来:“快看,这只风筝多像鸟,真的很像呢!”乡音在我耳畔响起,高高低低,男男女女,很是热闹。渐渐入神,有“唧唧”的摩擦地面的声音,是拖包;有“笃笃”敲打地面的声音,是细高跟鞋;有低沉的轰鸣声,那是遥远高空的飞机和近处工地施工的声音搅在一起。

我起身,抬头看,仍有人在断桥桥头忘情地舞蹈,散发着青春的气息。

想起年少时,一个花季少女也在这样的日子,穿着运动衣裤,绕着西湖奔跑,教练骑着自行车,边追边喊着“加油”。

更早的光景里,我的父母卖掉了秋收的粮食,同坐在这秀丽的湖边,那天的菊花和秋阳一样热烈。他们从这个城市的黎明出发,坐着飞机,赶着火车,去往他们梦中的地方……

时间的断桥上,无数生命以各自的方式奋力奔跑、舞蹈、远航。在这宏大的乐章里,我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微弱音符,将刹那的感悟沉淀在步履的褶皱处,如同湖底静默的石子,安然、永恒。

文艺周刊

第三〇八五期

上,蓟运河北岸的新城绿树成荫,繁花似锦,河湾旁建有公园,还有麒麟桥、河湾码头,处处是美景。

说起小城,自然不能不说到美食。我们当地人有一句让外地人捧腹的话:“不管会过不会过,借钱也要吃海货。”小城离海边很近,一袋烟的工夫,就能望见滔滔的海水。凡是有外地的朋友来,我都乐此不疲地带着他们乘船,当一渔人,出海打鱼。渤海湾风浪不大,每条船只能载十二个人,海水从浑浊到碧蓝,层层浪花肆意翻滚,每次我都会让船老板尽量把船开远点,打两网鱼。说是鱼,其实收获最多的是皮皮虾、海虾、海螺和螃蟹,海鱼是鲁班鱼、刺鱼、马口鱼居多。我们在

船上直接用海水煮了,海鲜的鲜味顿时弥漫船舱。等船回到码头,船上的人早已吃得心满意足了。每人下船,还能带回一袋海鲜。

春风送暖,候鸟归来。距离小城芦台30余公里的世界三大古海岸湿地之

一的天津七里海湿地,迎来了近百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鹤。它们洁白的身影点缀在芦苇荡之间,或悠然觅食,或水边嬉戏,或振翅翱翔,成为春日里一道灵动的风景线。白鹤对栖息地环境要求极高,这么多白鹤到访,正是七里海湿地生态持续向好、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的最好证明。

一座城,一部历史。我在小城生活了30年,空闲时,喜欢沿着老街钻进旧时光,听叫卖声,听潺潺水声,听家长里短,听万物生长……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